



王文成公全書

五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年譜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

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

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

徙餘姚今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

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叅

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為先生

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

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

為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

軒魏嘗齋澹嘗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

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

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

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

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為龍山公成

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

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為先世

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

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

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

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峯驚

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

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群兒嬉有神僧過之

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

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

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

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

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

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

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

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

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

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

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

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

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

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

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

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

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畧四方之

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

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亭謁伏波將軍廟

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

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

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

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

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

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

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

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

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挈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諱一日悔之遂端

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為奇驗○

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子

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

第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為耻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為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畧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彙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泔淡然物理吾心終若

判而為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項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崑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之非先是五月復

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

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令眾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游於詞章記誦不

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

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

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

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

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

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

彥微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

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

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

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不過

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

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

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聽

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

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

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

休哉疏入亦下 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

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

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

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

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

蓋虎穴也夜半虎迷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

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

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

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

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

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

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
粵何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
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
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
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
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
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
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
學愛與蔡宗充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
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
叢棘中蛇虺翹翹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馱舌
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
範上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
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槩

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
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
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
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
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
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
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
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
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
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
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
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
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
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
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
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
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
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

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
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方患先生
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
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

始席元山書提督

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
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
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性復數四
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
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
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
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
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
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
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

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
己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
屬知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己是惡矣非聞
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
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
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
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
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己可理
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
有一種人情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辭思惟省
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
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
着實躬行是之為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
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
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
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

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

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

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

曲勸諭民胥悔勝氣罵訟至有涕泣而歸者

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

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

失火身禱逐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

中闢火巷定水次允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

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迨賓旅至

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

是先生起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

州見門人莫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

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

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

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

性體顧悅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

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

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

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

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

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為後

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壚嘆請見先生與之

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

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

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

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

明學者欲為聖人必湏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湏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辛勿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

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

王與菴讀象山書有輯徐

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為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為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

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

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笑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硠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歎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與菴已乎

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為吏部郎中

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為叙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

黃紱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為文以贈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揚墨周程之際釋老人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揚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徒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蕪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揚墨老釋之思執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

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笑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折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楚而後己者今日之別

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穉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徐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沈及黃縮應良朱節蔡宗充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郴州知州考滿進京

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叙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

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教友期候黃縮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款遂徒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折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縮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為

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
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
人遊遨邨瑯環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
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
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
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
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
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
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
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月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
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
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
空相思亦何益歆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

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竟羨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
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轉眄成路
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
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
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駒周積郭慶樂惠劉
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荒輩同聚
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
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
未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
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
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
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王嘉
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
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
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

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
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

正憲字仲肅李叔易直先生充之孫西林守

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

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為先生擇守

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

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

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

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

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

恩歸一見為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

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

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

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

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

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

撫挿各安生理母作非為自取戮滅賊懼散

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與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典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上軍狼狽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

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